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天妃娘娘傳 第九回 玄真女機上救舟

林長者自產女之後，景福彌隆，純禧益茂。歲豐時若，登盈恒裕乎金穰，物阜人康，熙暉均和於玉燭。鞏宗圖於有永，延壽考以無疆。駒隙易過，女年不覺十六。自幼至長，薄嗜慾，寡言笑，游於凡世之中，而不染塵世之氣。性好祀觀音菩薩，乃繪一象，朝夕拜。長者一日壽旦，男二郎同女為慶賀。飲畢，長者顧謂其男曰：「吾欲題一聯於門首。」二郎曰：「是何聯？」長者曰：「出門須求三益友，入戶願聽四佳聲。」二郎又問曰：「所謂三益友者，毋乃即孔子所論友直、友諒，友多聞是耶？所謂四佳聲者，兒所未曉，願聞其旨。」長者曰：「汝自幼不好讀書，今日乃知其面牆矣！吾語女，四佳聲者，人家之中不可無讀書聲，不可無機杼聲，不可無小兒聲，不可無雞犬聲。今三益之友，吾日奉教於諸君子，庶幾無憾，而後即安。四佳聲之中，吾家且有無半焉。」二郎又曰：「何以謂有無半？」長者曰：「小兒、雞犬之聲，二者吾家之所有，讀書、機杼之聲，二者吾家之所未聞。此吾所以欲書此聯於門也。」其安人言曰：「聞雲養子不教父之過，養女不教母之過。今男年十八，女年十六，延師之責，君實任之，機杼之教，妾自當之。」長者曰：「安人之言是也。」於是遂以二郎送入社學從師。安人在家，朝夕把女紅之事，訓誨其女。女亦無不精巧。一日，是八月十五日，安人坐於後堂，召女而訓之曰：「經云：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謂先機而圖維者其事預，後時而愴惶者其計晚。十月霜降始寒，今已八月，當此之時，於錦繡之事，乃可略停，紡織之務，不宜少緩。」女唯唯從命，即向房中盡收其針繡之具，一心務於機杼。乃自詠一首云：

經緯從心起，柚機隨手成。

勿羨天孫巧，全憑就裡明。

詠罷，遂向機房就織。至午後，是日狂風大作驟雨滂沱，百步之外，不辨牛馬，女忽於機上睡去，轉見那鱷精在東洋作怪，見有四五商舡經過，起風作浪，欲沉沒之。真見之，急取手係盒兒，化作一小舟，乘駕其所。鱷見真來，奮武揚威，與真鬥法。原來此鱷熟聞經咒，真百千萬劫擒之，而彼亦作百千萬劫解之。自午至申，真雖不能得鱷之服，而鱷亦不能為舟之害。真心思曰：「向者觀音告我，鱷逃得其方，害未易除。然終未有正不勝邪之理也。」因再誦真言，大步罡鬥，鱷稍稍遠去，真見鱷窮，即欲乘虛擒之，彼風浪滔天，五舟幾覆，真急回扶舟，鱷知不欲遠去。真一面鬥鱷，一面扶舟，身在機上，如醉如迷，且動且舞。

時有侍女，在傍熟視久之，心驚，又不敢呼覺。見愈久不止，不得已趨入後堂，稟告安人。安人聞言，急至視之，見其輒起輒伏，舞動不休，心疑其有怪，乃言曰：「此女平日動靜舉止，略不近凡情，吾心疑之，不意今日見之。」遂近前呼其名而撫其肩，少頃才定，始開眼以視其母。女輒曰：「兒已覺矣！」乃歎曰：「第今不得使兒成成功於天下矣！皆侍女之過也。」母問其故，女答曰：「頃者有一妖鱷，於南海之南，涓洲之北，吞噬商舡，觀音菩薩命兒往救之。兒與鱷鬥法，自午至今，鱷精神稍竭，所有五舡，兒口含其一，兩手兩足共持其四，正將到岸之頃，為應母所呼，口放其一，四者隨身登岸，一者已沉於水矣。」母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女為陽人，安得妄言神事，恐遠邇人聞之，以為吾家不幸妖女長於閩中。今後切宜戒之。」女曰：「非兒妄言，兒頃者歸，尚遺一隻繡鞋於水邊石岸之上。一舟沉沒者人貨飄流水濱，其四者已灣於瓠杓澳內。此有明證，母如不信，曷使人觀之。」

其母告其父曰：「人家產女，無非無儀，奈何我家產女，獨此怪異。」父問其母，母告之以如此如此，果有是事，亦不可謂之不祥，即命人往觀之。果見海邊人等，爭拾飄流物件者，有數百人。有一人見一繡鞋在水邊小石山石之上，水至不投，水退不流，欲以手取之，重提不起，聚數百人觀之，以為奇異。彼四個商舡幸得無事者，皆相告語曰：「吾頃者於風雨陰暄之中，恍見有一神人，盡力扶持，吾舟始獲免。」觀者回報長者。真女自是之後，漸漸不食人間煙火，凡有風濤浪作之時，輒向觀音佛前頂禮誦咒。父母亦知其非凡女也，置一淨室居之。有詩為證：

閩中一女人，胎脫自天神。

凡塵游不染，慧性保常惺。

經緯成機上，功勳布海濱。

閩粵南一派，從此著威靈。